

今年，好莱坞影片《盗梦空间》在全球热卖，引起人们对于梦的好奇。什么是梦？怎样评判梦的象征符号对于做梦者来说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？请听听本体心理学家对梦进行解析，说说能不能真的盗梦，再看看数学与艺术相遇时，会产生怎样的梦幻效果。

许多人询问梦的功能，并尝试从生物和心理分析方面寻求答案。“sogno”——“梦”这个词来自拉丁文“se omnium”，指个体与一切事物和人都处在关系中，是所有人都有。

我认为从生理上讲，由于梦的存在，人的生命才得以存活下来。所有人都做梦。不记得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——通常，是由于不愿意接受我们所处的现实。如果我们不做梦了，那将会死去。即使在此时此刻，梦也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，只不过是下意识的罢了。梦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新信息的源泉：是每天自然对主体行为的检查。

梦是我们生存中的机体活动以及符合我们身份的功能活动的镜子，它非常重要。因为它虽然也或多或少地有些隐瞒，但是没有受到理性的操纵。

梦从健康、行为和社会方面，对做梦者进行准确的分析。梦的故事，会一次次揭示出主体内部在那个时刻占主导地位的事件。梦根据其重要性的排

# 听本体心理学家释梦

安东尼奥·梅内盖蒂 意大利)

序而阐述：在那个时刻最紧急的事情被放在了第一位。比如：在梦中，会显示出一个人身体是否出了问题，哪里出了问题，导致他生病的原因和思维方式，又是什么。对于疾病而言，不管它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出现（身体的或心理的），梦都是绝好的检查，对病情进行准确的分析和诊断。梦是一个全面的“X射线”。就像通过一个屏，可以看到手术室或一个大型工业企业等的内部一样。梦就是这样，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行为的内部。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个认知工具的重要性：梦是属于我们自身的一个东西，它的声音和所传递的信息来自我们的内部。如果忽视它将会很遗憾。但是，重要的是要对梦的象征符号给予一个正确的解读。

对于做梦者来说，评判梦的象征符号是正性还是负性意义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认为，以社会文化和传统为参照是不够的，加上与宇宙无意识的原型相关的信仰或习惯也是不够的。本体心理学所采用的释梦标准是生物的标准，也就是与自然相关的个体的逻辑。当一个人梦到一个象征符号时，需要自问一下：从生存的角度讲，那个象征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？这是因为生物的逻辑是最原始的和不可替代的，只有当这一基本要求满足之后，才可以去获得随后的构成一个

人的其他价值。

比如说，一个人梦到了许多鸟侵入他的田地，这意味着他由于太多的折磨人的事情，而让自己精力分散和变得弱小。事实上，对于一个农民来讲，根据自然的生物逻辑，鸟如果在他的庄稼上飞来飞去，意味着危险。这对全世界来讲，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和思想体系。或者，如果做梦梦到牙掉了，并不意味着牙有问题。需要问一下，根据自然的逻辑原则，牙意味着什么呢？牙代表着防御系统（进攻和抵抗）的生命力，因此，这个象征符号代表着朋友和亲人对自己是否有帮助。丢掉一个或多个牙齿意味着生命意志的减少。

根据自然的生物逻辑这一释梦前提，也就是说，梦到的象征符号对做梦者的身份是否有利，对于做梦者来说形成了所梦到的元素的正性或负性的标准。尽管荣格认为在做梦者的关系逻辑中，梦的象征是可以解释的，但是，他并没有确定这一标准。

对于本体心理学的分析来说，只要做梦者是一个人就可以；至于他是属于哪个种族、文化、年龄以及其他的，都是无关紧要的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年来本体心理学的临床实践活动取得了成功。而之前的许多流派所缺少的是，比如说，我们不知道弗洛伊德的释梦超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奥地利文化，其结果又会是怎样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进行的



毕加索名画《梦》。

实验没有超出那个文化之外，因此，我们就不能认为弗洛伊德的释梦是“普遍通用”的。

在领导人才的领域，梦的应用也是值得关注的。因为它可以在一个主体身上进行检验。这个主体功能的发挥超出了单个的个人或单个的家庭，而是拓展到一个公司或是整个社会。因此，这个方法不只是适用于身体或心理方面有问题的人，更可用于凭借自己的准确性给众人带来利益的领导者。因此，这个方法的应用在社会层次上，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。

一般来讲，一个领导总是在某个具体活动领域受过很好的训

练，但是，他所受的文化教育中很少有对影响他生活的心理因素的认识。此外，由于体系文化或有时是出于个人肤浅的原因，领导者往往会忽略这些心理因素。正因如此，梦有的时候好像是天授神意。

比如说：如果一个企业家梦到了钱，意味着什么？我们还是从自然的生物逻辑出发：钱本身可以当做饭吃的、喝的和取暖用的吗？不能。是我们从文化的逻辑上赋予了钱的价值。作为一个自然的东西，钱是不存在的。因此，意味着这个企业家的行为是建立在虚假的价值和虚假的参照物上，随后带来的将会是钱财的损失。相反，如果他梦到正在种麦子或在钓鱼，那么，这些象征根据生命的逻辑是有益于人的，有助于他的功能的。

本体心理学的方法使得对梦的象征的解读和现实变得可逆：一个象征所赋予的意义和做梦者的真实情况是相吻合的。

当这门科学完成了自己的发现——本体自在（标准）、语义场、偏差屏后，所有一切都变为可能。因为它使我们在梦的理解方面变得透明，使我们能够从容地分出哪些东西是对我们有用的，而哪些又是给我们造成疾病和不利的。

《盗梦空间》是一部以商业为目的，为吸引大众好奇心而虚构的电影。它里面所讲述的观点，其实并不存在科学依据。

在电影的情节中，谈到主人公及其团队曾努力进行大脑的植入，以达到操纵遗嘱的目的。影片使用了无意识这一元素，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兴趣。无意识被当做是一个惯常的、可被操纵的事物对神经器官损害性很大的麻醉剂进行的。

在这部影片里，谈到了无意识的三个层次结构和情况，这些都是没有得到任何科学和心理分析的验证的。也就是说，无意识在靠近意识边界的地方，是前意识。但无意识本身，不像电影中所谓的

我可以和一个人在一起，做他做的梦。但梦总归是一个人的病理反映。因此，当我的无意识和他的无意识混合的时候，我的病状化会更严重。病状最深的人总是能够占据比他弱的人的上风。无意识领域也是情结的领域，即停留在那里没有被投入的那部分被拒绝的能量。当一个人能够分享另一个人的无意识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处于病理的阶段了。

所以，虽然进入另一个人的梦是可能的，但通过进入一个人的梦去操纵他是不可能的。在主体许可的情况下，只有在催眠的状态下才能操纵他的无意识。

此外，在影片中，缺少一个持久的标准。我们人类，在任何的认知、想象或科学研究的过程中，都需要一个标准，一个物理

# 也说盗梦

安东尼奥·梅内盖蒂 意大利)

那样，而是完全是一种自己自主的动力活动，它是不受理性的干扰的。影片让人们误以为通过无意识，可以操纵别人——一个拥有记忆、刻板定型和情结等的个体。

从无意识上讲，只有在主体许可的情况下，它才可以被干扰。没有他人的许可，是不可能去操作别人的无意识的，因为存在着拒绝。即使这个拒绝是有意识的和自愿的，也都会影响着无意识的结构。从技术层面上讲，主体处在催眠的状态下，是可以被操纵并进行互动的。但做催眠的时候，需要得到咨客的同意，咨客有进行互动的愿望。

而另一方面，尝试进入另外一个人的无意识中，或说梦中，却是有可能性的。那就需要运用语义场（能量信息场）的技术手段，即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向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。每个事情在实际发生之前，都会先有能量的聚集。能量带有信息，当你接收到另一人的信息后，自身的能量会根据信息来组织。能量在变成实际发生的事情之前，通常先形成影像，梦实际就是一个影像。



出发点。当一个人思考的时候，他是从自身身体的实在出发的。我们需要一个化为物质形式的、拥有肉体的个体。从这个此时此地的点，我们来认识整个时空的动力活动。如果这个点不存在的话，我们就不“是”也不存在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身份。在影片中，缺少这样一个作为标准的点的参照，没有一个身体的落脚点。因此，也就没有认识实在的标准。 绘图 赵和平

## 禁行日上街各有奇招



左推右拉



多个轮子



一托二



这个妈妈真忙

赎罪日在犹太新年后10天，犹太新年在犹太历7月（提斯利月）阳历是今年的9月8日。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，正统宗教人士禁欲戒食、不化妆、不出行、潜心祈祷、洗净心灵。全国日落禁行机动车辆，人们上街可谓各有妙招，空荡荡的街道成为孩子们骑车、滑车、滑板等活动的超大乐园，为沉重的赎罪日增添了轻松欢乐气氛。文/本报驻特拉维夫记者 陈克勤 摄影/周林雁

WWW.GMW.CN  
**世界**  
国际部主办 责任编辑：吴云 刘薇  
电话：67078887 电子信箱：gmjib@163.com

作者介绍：安东尼奥·梅内盖蒂教授，意大利著名心理学家，本体心理学创始人，哲学、社会学博士，哲学心理学学士，物理学荣誉学士。  
译者 熊好

提起数学，你会觉得它是乏味、枯燥的，数学家们不总是以严谨甚至呆板的形象示人吗？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，数学与艺术结合后，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？这些艺术作品将以何种形象印刻在公众的心灵？

### 《盗梦空间》与非欧几何

今年9月上映的好莱坞大片《盗梦空间》在全球掀起一阵头脑风暴，片中涉及的数学、物理、哲学和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的设计，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与深层探讨；尤其是该片的许多假设与现象，都来源于现代数学中的几何研究。

让我们回忆一下影片中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：一个是阿丽雅德妮一直向上走了四段楼梯，却又回到了起点——这其实是荷兰“图形艺术家”埃舍尔在画作《上行与下行》中表达的“无限楼梯”概念，另一个是阿丽雅德妮设计的蛇形迷宫——一个永远也走不出去的真正迷宫。

“无限楼梯”与蛇形迷宫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。按照数学理论，真实的世界是欧几里得空间（简称欧氏空间），而“无限楼梯”与蛇形迷宫则建立在非欧空间。与欧氏空间不同，非欧空间的面是曲面，与我们常见的平面从视觉感官上有很大不同，它发生在事物的相对运动中，向欧氏空间弯曲、变化。在影片中，当梦境设计师阿丽雅德妮问科布，如果物理规律在梦境中全部被打破，将会怎样——其实她是在问：如果我们熟悉的对平面几何的传统描述被打破了，将会怎样？

### 《达·芬奇密码》与斐波纳契数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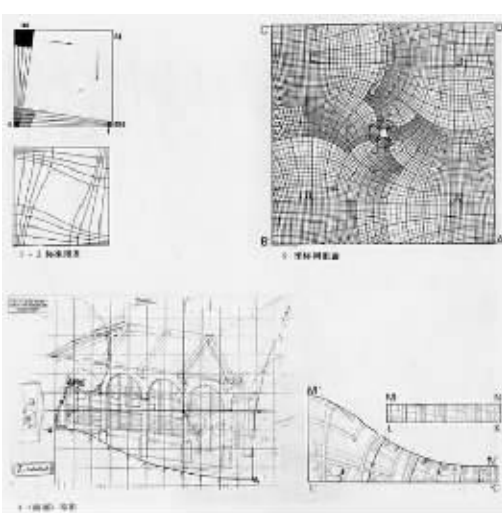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《达·芬奇密码》取材于同名小说，是惊险与智力解谜结合的典范之作。作者将密码学、数学、宗教等诸多知识巧妙地植入到错落有致的情节中，使得整部作品高潮迭起。

影片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杀场面开始，凶案现场留下了像“13”、“3”、“2”、“21”、“1”、“1”、“8”、“5”这样神秘排列的数字。这些数字看似令人费解，实际上只是混合排列了1,1,2,3,5,8,13,21,34,55等斐波纳契数列的前8个数字罢了。你发现这组数字的排列规律了吗？对了，从第3个数字开始，每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数字的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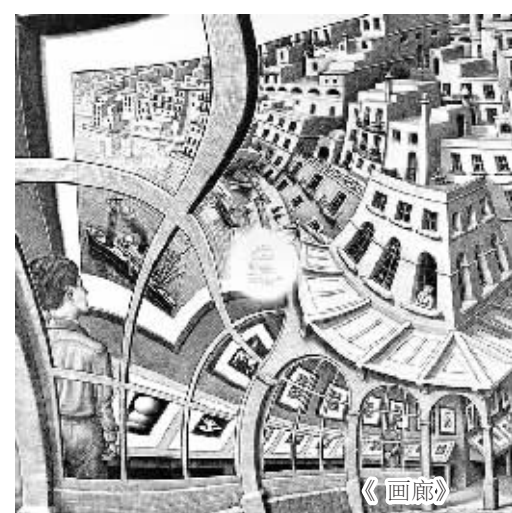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数列发现源于意大利数学家斐波纳契在《算盘书》中提出的“兔子问题”：假设一只刚出生的小兔，一个月后长成大兔；再过一个月，生出一只小兔。三个月后，

大兔又生出一只小兔，而原先的小兔长成大兔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四个月、五个月……如果不发生死亡的话，过了一年，共有多少只兔子？当月的兔子数总是等于上月的兔子数加上上月的大兔数，用数列表示就是：1,1,2,3,5,8,13,21,34,55,89,144,233。

斐波纳契数列之所以有名，不仅因为数列中相邻两项之和等于后一项，还因为相邻两项相除所得的商竟然无限趋近于0.618——黄金分割率。艺术家在创作时，都会有意识地甚至严格地遵循这个“世界上最美的数字”。在《达·芬奇密码》中，精彩



《画廊》草图



《画廊》

# 看数学如何与艺术相遇

本报记者 张蕾

故事情节同样也少不了围绕这个数字展开。

### 《画廊》与空间逻辑

平版画《画廊》被认为是荷兰“图形艺术家”埃舍尔一生的巅峰之作。埃舍尔本人也认为，在这幅画上自己达到了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极限。

先看看画里都有什么：画廊内正在举行画展，一位青年站在一幅画前聚精会神地欣赏——画上是艘轮船，远处码头上矗立着许多楼房。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：从画面左上方开

始，那些楼房绵延而来，一直到画面右边出现的一栋角楼——那是一间画廊的入口，画廊内正在举行画展，一位青年人站在那里看画……

确切地说，青年人是站在自己所观看的画中。在此，埃舍尔探索的是空间逻辑与拓扑的表现形式——他将空间由二维变成三维，使人产生“青年人既在画内又在画外”的恍惚感觉。

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呢？我们可以从创作这幅版画的方格草图中找到答案：注意，所有格子的边框都连续

地按顺时针方向排列，在画面中间形成一个洞——数学家称其为“奇异点”。看来，到了一个空间结构不再保持完整的地方，要将整个空间编织成一个无洞的整体是非常困难的，埃舍尔也宁可保持这种现状，并将自己的商标 initials 放在“奇异点”的中心。

除了在传统的影视、文学和美术等艺术领域外，数学在现代音乐、现代美术创作中也得到了普遍应用，而且二者融合得更加生动、完美。例如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音乐界开始流行的“数学作曲体系”（也称“序列音乐”），以及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电子音乐与三维电脑动画。

埃舍尔说：“数学家们打开了通向一个广阔领域的大门，但是他们却从未进入该领域。从他们的天性来看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打开这扇门的方式，而不是门后面的花园。”话说到这，相信你已猜到了其中的意思——带领公众打开后花园的，正是那些善于探究数学问题的艺术家们。



非欧空间概念使埃舍尔的画充满了神秘感。